

薩維·漢丁著  
夏雨譯

# 新疆古城探險記

刊社出版社



# 目 次

## 譯序

一	迷一般的沙漠區	一
二	在麥蓋提村	一
三	出發那一天	一
四	進入沙漠裏去	一
五	荒涼世界裏的一個樂園	一
六	小疏忽種下了大禍根	三一
七	從此不見檉柳樹	三六
八	一個可怕的發現	四三
九	再走一千步	四五

- 十 且掘一口井 ..... 六五  
十一 最初的犧牲者 ..... 七〇  
十二 陷於沙風的包圍中 ..... 七五  
十三 四月三十日 ..... 八一  
十四 「上帝救救我們吧」 ..... 八九  
十五 在「死營」的檢閱 ..... 九九  
十六 跟將死的旅伴們告別 ..... 一〇一  
十七 一線曙光 ..... 一〇八  
十八 在此間附近兜圈子 ..... 一一五  
十九 我們得救了 ..... 一九  
二十 向來路上回去 ..... 二六  
二十一 何處去找人類 ..... 三三

二十二	和闐河畔的牧羊人	一三九
二十三	伊斯耐拜脫險	一四四
二十四	返死營收拾遺物	一四八
二十五	回到溫宿去	一五一
二十六	帕米爾高原的遨遊	一五四
二十七	塔克拉馬干古城	一五八
二十八	克里雅河邊的半野人	一六四
二十九	關於野駱駝	一六八
三十	第二次橫渡沙漠	一七五
三十一	從印度飛來的雁羣	一八二
三十二	與李達雷辦交涉	一八八
三十三	古本地圖上的舊羅布泊	一九一

- 三十四 扁舟泛遊新羅布泊 ..... 一九五  
三十五 娥羌城虛驚 ..... 一〇四  
三十六 中國式偵探故事 ..... 一一二

# 新疆古城探險記

薩維·漢丁著  
雨譯

## 一 迷一般的沙漠區

在我們所處的地球上，靜靜地躺着一條長得不可思議的沙漠帶，橫貫亞細亞和阿非利加二大洲，它的地勢，東北高而西南略低，逐漸地傾斜下來，宛如一條已經乾涸了的異常廣闊的大河床，這條沙漠帶在它所經過的區域內，形成了無數著名的沙漠地，在中國蒙古一帶的，有「戈壁」大沙漠，在新疆的叫做「塔克拉馬干」而在「戈壁」的西端，俄屬土耳其斯坦境內的則名為「紅沙」與「黑沙」。

落在波斯境內的沙漠地，是「克維爾」順着過去，就有阿拉伯一帶的許多沙漠羣，而這大河床的盡頭處，則為赫赫有名的「撒哈拉大沙漠。」

這一條長帶，連綿起伏，越過了半個的地球面，即使費了你一生的時間，也不能光臨到長河床的每一個角落裏，而在這許多沙漠羣之間，廣大得使人難以置信的要算是「塔克拉馬干」了，這個沙漠地帶，從中國新疆的塔里木河南岸起，像巨人的羽掌般一直伸長到西藏北部的邊疆上的崑崙山脈為止，這是一所像中世紀傳說着的神話一般的地方，人跡稀至，向來是蒙僻的廣大的區域，請你們閉着眼睛想像一下吧，你置身在這樣一個神祕的去處，整年整月的看不見常見的綠洲，眼前是無邊際的沙漠的世界，這時候，宇宙在你的想像中變成這麼簡單得只有你和你的伴侶們的世界了，那像海洋一般的沙漠潮，高低起伏着眩迷了你靈敏的視覺，於是幻想之神便跟你開個小小的頑笑，一個美麗的村落出現在你的眼前了，那裏有莊嚴的宮殿，異香的花草，有你所渴求着的仙水，美味的山珍海味，以及別的你所需要着的一切，於是你歡呼了！你興奮得幾乎發瘋了！可是，當你急急地奔向那圖畫一般的去處時，那裏却一無所有，剛才所見的村落，無非是「幻想」給你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欺騙。

這便是傳說着的關於沙漠中「綠洲的故事」，然而，在茫茫的沙漠海中，有時確有着這樣的

「綠洲，」不過還沒有想像中那樣美麗吧了。

這確是一個神話般的去處，我憧憬着想到那邊去觀光已有好幾次了，直到一八九五年的春天，我才成了行，橫渡過那從新疆塔里木河南岸延長到西藏北方的沙漠地。

自從一八九四年夏天起，我就在中屬土耳其斯坦的首府疏勒住了下來，跟當地的土人混雜着，足有整整的四個月光景，我寄跡在亞洲的帕米爾高原上，和那有「冰山之祖」之稱的穆斯塔格阿塔山上的「吉爾季斯人」在一同過活，那時候，我時常進行着爬山的工作，希圖到達離地七八八〇公尺的高峯，這樣舉行了四次，但四次都失敗了，直到一八九五年的三月上旬，爲了實現我計劃中的沙漠旅行，我乃離開了穆斯塔格阿塔山，中止了我「登高」的嘗試，把我的大本營搬到葉爾羌河傍一個叫做萊里克的地方。

萊里克是一個叫囂而骯髒的小鎮，我一到了那邊，就感到異常的不舒服，打算立刻開始我的旅行，然而那些當地的土著以及中國官廳的負責者却認爲我橫渡塔克拉馬干大沙漠的計劃近乎理想，不容易行得通，他們還用種種似真如幻的話來恐嚇我，使我對沙漠發生恐怖的感覺，藉以

打破我橫渡沙漠的計劃。可是，這些話，總敵不過我旅行沙漠的決心，相反地，聽了那種種的關於沙漠的傳說，更開始迫切地想去經歷一下憧憬已久的地方。

據他們告訴我，處在和闐和葉爾羌兩河之際的，古時原是個繁華的大城市，這城後來漸漸地深沉下去，遠在好久以前就被埋在沙漠的底層，淹沒無聞了。塔克拉馬干原是這座大城市的名子，後來就用來作為這塊沙漠地帶的名稱了。

住在這沙漠裏的有一種不知名的鬼怪，常常跟過路的旅行者糾纏作祟，有許多成堆的金銀珠寶，被埋在沙漠裏的屋子裏，這些珍貴的財寶，是取不盡拿不完的，但一個旅行者要是想把它們用駱駝搬了出來的話，那就辦不到，鬼怪可決不肯輕易地放過你，使你無法拖了寶物離開那地方，結果，你只得拋棄了已得的一切，苦苦地哀求着他們，這樣，你才能保全了你的性命。

當地的幾個農人，他們還認真地告訴我確有數不清的許多許多的城鎮被埋在「得堅得卡」裏——土人們這樣地稱呼沙漠——而且若有其事似的例舉出各色各樣的真憑實據，善意地勸我中止了這次太冒險了的旅行。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年人，風聞我打算渡過塔克拉馬干，特地到

我的寓所來訪問我，殷勤地告訴我他所知道的關於沙漠的故事，他說，當他還在年青的時候，他認識一個人，這人從和闐出發要到溫宿去，在途中，他就迷路了，後來他發見了一座奇怪的古城，這座城沒有一個人住着，而在那城內的古老的屋子裏，安置着各種精巧的中國鞋子，但等到那人伸手去拿的時候，這些鞋子却立刻化爲灰燼了。此外，有一個從阿克沙馬拉而來的旅行者，他也在沙漠中迷了路，剛巧也走進這座古城，他看見成堆的銀子遺散在破陋的屋子裏，高興得發了狂，暗想這一下他一定立刻可以變成富翁了，於是，他解下了他隨身攜帶着的布袋，把那些銀子裝得滿滿地，剩下的銀子，則裝在他身上的衣袋裏，這樣，他自以爲是萬無一失了，然而，不幸得很，正當他起身欲行的時候，突然間一羣野貓跑了出來，兇狠地朝着他的布袋撲過來，那些沙漠中的野貓，高大得像初生的稚虎，目光灼灼地發着威，那個人一見之下，嚇得拋棄了已得的一切，沒命如的逃出了那間破屋，險乎斷送了他的性命。後來，他的膽又漸漸地壯了起來，打算再冒一次大險，去盜取那無窮的財寶，可是，他連找了好幾年，走遍了沙漠區的各處，但無論如何再也找不到那座神祕的古城了。

古城端的到那裏去了呢！原來是那廣大的沙漠層又一次把它葬埋了。

幸運的是和闐的一個回教師父，他原是一個窮師父，欠了一身的債，潦倒得不堪設想，爲了忍受不了債主們刻薄的嘲笑，他祇好獨個兒深入沙漠區裏去避債，打算就餓死在那邊，到也相當的痛快，可是出乎他意外的是，當他懷着悲世的心境走到沙漠裏去，却在那邊發現了數不清的金銀財寶，那個窮師父便一變而爲百萬的富翁了。人們知道了他的事，大家爭先恐後的紛紛到沙漠裏想去發橫財，但他們並不能獲得了什麼，有的竟「一去而不回」了。

談到這裏，老年人摸一下他灰白色的短鬚，說出他自己的意見，他認爲要想在沙漠裏獲取金銀也並不難，但首先是要有驅逐沙漠怪的本領，因爲那些生長在沙漠裏的鬼怪，往往糾纏住了行人，死不放，弄得你昏沉沉地，僅是在那裏兜圈子，反復地走着原路巡迴，直到你精疲力盡而倒在地上爲止。

同時，還有人告訴我，那座神祕的古城就在離開萊里克不到十五公里的地方，本地人稱呼這座城叫做「莎伊卡得卡」或「琴卡塔卡」，傳說中的城是在此地的西方，好幾年以前，曾有人親身看到過，往後便再也找不到它的蹤跡了，許多人爲着好奇心所驅使，他們多方設法，以求發現這

座城，結果却失望而返了，有的還因此喪失了自己的性命，就鬼不知人不覺的死在沙漠中，除了阿拉，（回教徒的上帝）他能夠任意到那邊去遊玩，平常人是不能到達那地方的，不多幾天以前，莎車剛巧有十二個人一起到沙漠裏去找金子，至今並無消息，照他們說，那些找尋金子的人最歡喜春天的來臨，因為在春天，沙漠中的風暴猛烈地吹起那層層的沙灰，古城或有再現的可能。但到沙漠中去掏金，十九是不會達到希冀着的一切的，一個月前有人出去尋金子，但到今日還不見回來。在我到達莎車的時候，我又聽到另一種關於沙漠中的神話，他們說，在沙漠中旅行的人，常常可以聽到呼喚他自己名字的聲音，這聲音對你像是相當的熟悉，你或者以為是那一個同伴的聲音，然而假如你隨着這呼聲過去，但你就上了沙漠鬼怪的圈套，你將永遠找不到原路，活活地渴死在沙漠區裏了。

這些話，記得是中古時代，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氏也曾說過，馬氏是一個偉大的旅行家，在他的著作中，有一段記載着渡過羅布大沙漠時的情形，就說過這樣的話：「在沙漠中走夜路，要是有一個旅行者疲乏不堪而隨地倒下了，那末，等他醒來時想要追上他大隊的夥伴們，這時，他就聽到近

處許多人在說話，甚至有人還在低低地喚着他的名字，他以為是同伴們的聲音，於是便向着發音處走去，他就從此迷路了，再也找不到他的夥伴，這情形是確實的」馬可波羅肯定地說：「據我所知，確有好多的旅行者就這樣地死在沙漠鬼怪的圈套裏了。」

關於這種種的傳說和神話，我會詳細地加以研究，分析。結果，我得到了一個這樣的結論，我認為那些到沙漠裏去掏金子的人，他們本是當地的無業流民，每天所幹的無非是盜竊欺騙的勾當，一個外路人，對他們是不能不加以小心的，這些遊手好閒的人，散居在沙漠區外的四周，他們既缺乏工作的能力，便夢想有一天財神爺會賜給他們無窮的財寶，夠他們一生的受用，沙漠中有金子和鬼怪的神話，也許是這樣地產生的。然而，那關於塔克拉馬干古城的傳說，到底是怎樣的發生呢？這可不會是事實吧！可是，何以又能在和闐、莎車、巴楚和溫宿四處同樣地盛傳着呢？

說這是當地土人的「幻想」嗎？或者是他們故意跟一個歐洲人開玩笑嗎？這兩者都有些對，然而却不能肯定古城的傳說確實是如此，土著們懷念着古老的一切，他們想從沙漠中發掘無人居住的古屋，從他們的祖上的口中，他們早已熟悉着這些古屋了，他們甚至連古屋每一個最細微

的部份都能生動地描摹出來。而他們也會告訴過歐洲人，說是在太古時代，沙漠中也同樣的有蔽天遮日的大森林，奇怪的飛禽，以及麋鹿和虎豹棲息的處所。

最後，我堅決地相信着這傳說着的一切決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有一個遠因，一個共同的來源，一個相當可靠的根據。它必有一種事實作為立足點，經過久遠的流傳，便把極可能的事實曲解為迷一般的神話了，為了探求這個共同的來源，我非常用心地傾聽着這些令人難於置信的故事，多聽了一次沙漠的故事，便增加了一分沙漠對我的引誘力，什麼鬼怪的作弄，兇猛的野貓，對我引不起絲毫的作用，一切的勸告和恐嚇全沒有用處，它到反而鼓勵着我，使我對沙漠更懷着迷人的憧憬，而顧不得旅行中的危險了。

自從聽了關於這沙漠的種種傳說後，我對沙漠更感到迷惘和懷戀了，沙漠的神祕，沙漠的奇景，開始對我施展着它莫名其妙的魔力，它向着我引誘，我的想像中便時時揭開着那追念已久的，一切，一切都使我感到無限的興趣，那埋葬在沙堆裏的古城，那古城中的野貓，那慣會向行人開着頑笑的沙漠鬼怪，……它們變作了異常動人的畫面，出現在我「幻想」的腦海間，我彷彿親切地

看見了這中世紀神話裏的景物，隱隱地還見着成羣的人向着這茫茫的沙海中找尋金子，忽然間他們一個個倒下了，但這樣可怕的悲劇對我引不起恐怖的感覺，我對沙漠裏面的一切懷着好感，甚至連那怪討厭的困人的沙風，在我看來也是怪有趣可親的，我實在等得不忍煩了，我要立刻實現我計劃中的旅行。

## 二 在麥蓋提村

雖然我急於要完成這一次充滿着神祕性的旅行，但首先受到打擊的是葉爾羌河的近郊找不到代步的駱駝，駱駝——這素稱「沙漠之舟」的牲口，是每一個旅行者所不可缺少的侶伴。爲此，我乃不得已忍耐着逗留在菜里克，派人回到疏勒去買八口作爲旅行沙漠之用的駱駝。我的同伴伊斯耐拜，一年以前就跟我結伴同行的，他是烏什的一個回教徒，爲了替辦零星的用品，此刻也就急急地騎馬到沙車城去。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九日，我離開了菜里克搬到麥蓋提去，這是靠近葉爾羌河右岸的一個大村落，我的預定的計劃是在麥蓋提集合我們的旅行隊，從那邊啓程進入沙漠區，既抵該地，我便被當地的居民作爲「上賓」看待，他們三五成羣地老遠就來迎接我，尤其使我歎齒不忘的是那位和藹可親的村長，他帶來了幾隻雞和鷄蛋以及當地的土產送給我，同時還牽來了幾口運輸用的

驃馬供我搬動行李我就被他接去寄宿在他的一間精美的屋子裏，那房屋的地板上是舖滿了考究的地毯的。

使我感到異常驚奇的是麥蓋提竟沒有一個歐洲人到過那邊，我算是第一個進入該地的歐洲人，我之所以引起當地居民的注意和優待決不是沒有原因的。

在麥蓋提村住下來，我又會見了那些尋金的人，其中有一個尋金者還津津有味的跟我談起他幾次向沙漠裏探險的故事，他告訴我，他們有一次在沙漠中徒步跋涉了二十幾日，他們從麥蓋提出發，用驢子驮着飲水和糧食，整整地走了七天，盡是一片沙漠地，直等到爬過了那高聳着的沙丘，他們才發現一條連亘的大山脈，在這些地方，還可以得到飲水，而在山脈的各處，都長着檉柳，那邊是一個神奇的處所。

和我談話的這個人，他幾乎每年要結合夥伴們到沙漠裏去尋金，但沒有一次達到了目的回來，他們也知道「塔克拉馬干」古城的傳說，每次談到那古屋裏成堆的金銀寶物時，他們都不期而然的相嚮神往了。